

集部

欽定四庫全書

集部

中州名賢文表卷十九

詳校官中書臣瞿照

助教臣常循覆勘

總校官庶吉士臣朱鈐

校對官編修臣盧燧

謄錄監生臣李世麟

中州名賢文表卷九

明 劉昌 編

姚文公

記序

汴梁廟學記

自魯哀公十六年當周敬王四十一年壬戌孔子卒歷六國秦漢至孝武即位之年辛丑為三百四十年其間而知者纔司馬遷一人而止耳既編其年與夫言行出

處之槩為世家又為弟子傳載其居里問對與夫經事何君又考知其少孔子幾何歲是書皆孔門弟子與孟氏所未著其有功于聖門真非淺淺哉然猶病夫時有不一其說不可參伍者也世家弟子盖三千焉身通六藝者七十二人而弟子傳則曰孔子曰受業身通者七十有七人皆異能之士也夫既曰身通六藝矣雖未盡合聖人為教之本然而猶有所指名也其曰受業身通竟不發為所通何業亦晦焉而已耳又曰皆異能之士

聖人為教於以修叙彛倫而容異能者於其間孔子自言七十有七人則七十二人者誰後是五人耶其為傳亦多淆雜而無次先顔回曽參而後無繇蔵固巳戾于明人倫其甚誤至以闞止子我為宰予又曰孔子之所嚴事者於周則老子於衛蘧伯玉於楚老萊子於鄭子產於齊晏平仲於魯孟公綽孔子于公綽止稱其不欲與優為趙魏老子產有君子之道四其他不足孔子者亦多也老萊子書今存其為道術尚黄帝老子為聖人

所與者不經見子入太廟每事問況老子周守藏室之史問禮則有之使及見其書曰失道而後德失德而後仁失仁而後義失義而後禮已不知道德仁義禮根于人心之固有而睇為世降之不同未必不見黜于孔子況為其道乎哉惟蘧伯玉寡過未能為不悖于聖學故與之特至漢文翁圖石室列之七十二人中亦可灼其非師而實弟子云晏平仲者如遷之言足以暴其人賊賢之罪何也夫人既嚴事乎已茍於學術之僻歸宿之

差何害於明告告不為止則隨以不屑之誨始盡夫師弟子之義焉當欲封孔子尼谿之田乃說其君景公曰儒者滑稽不可軌法倨傲自順不可為下崇喪遂哀破產厚葬不可為俗游說乞貸不可為國盛容飾繁登降累世不能殫其學當年不能究其禮非所以移齊俗而先細民也若預憂一旦代有齊政惟懼醜詆之不力焉夫善交久敬報人嚴事之道者固如是乎哉先儒嘗疑晏子好儉墨子欲貴其道取必于晏子之言不然何為

亦見墨子之書而遷辨之不明也又自敘曰儒者累世不能通其學當年不能究其禮博而寡要勞而少功由是知二語者非必一出晏子乃遷薄儒素定於胷中不易者也遷嘗適魯徒觀諸生以時鄉飲大射其家迷眩於規規節文之細低回不去以為是足盡聖人之道斯政經生博士之汩汩以皓首者也豈聖學為己之切致哉故遂有功于遷而亦有是數者之恨況又甚惑未盡祛于今者耶孔子卒哀公誄之子貢以為非禮至漢平

帝始封謚褒成侯宣尼公盖王莽假善以收譽將遂其
姦謀也後魏孝文法之謚文宣尼父後周宣帝封鄒國
公唐高宗贈太師偽周武氏封隆道公玄宗謚爵文宣
王宋真宗加玄聖後易為至至今遵之焉有若以自生
民以來未有盛于孔子誠是言也雖極天下之美謚猶
不足萬分一盛德之形容斯燧發其目而不深言者一
也杜預春秋傳叙曰子路欲使門人為臣孔子以為欺
天而云仲尼素王丘明素臣又非通論也斯言為獲聖

人之心而後世王之堯舜二帝也宰我以夫子遠賢堯舜何王之不可居然後世天子之子有功之臣皆曰王以孔子之聖卒下比爵於其臣子誠不知其可也斯遂發其目而不深言者二也其配享諸位善乎柳宗元序道州廟碑曰從于陳蔡亦各有號言出一時非盡其徒也於後失厥所謂妄異科等坐祀十人以為哲豈夫子志哉後之時進顏孟並孔子南面别躋曾子以足是十人於非夫子志中之又非者而江之左又進曽子子思

並顔孟別蹟子張于曽子之舊由孟子而視子思師也由子思而視曽子又師也子思孔子孫也弟子於師孫於祖坐而語道者有之非可並南面遂知四子已避讓于𡨋𡨋中不能一日自安其身一堂之上况又祀無繇蔵鯉于庭其失至于崇子而抑父又非遷之為傳矣夫為是學宫將以明人倫于天下而倒施錯置於數筵之地如此奚以為訓又在在之廟皆泥像其中北史敢有造泥人銅人者門誅則泥人固非中土為主以祀聖人

法也後世莫覺其非亦化其道而為之郡異縣殊不一其狀短長豐瘠老少美惡惟其工之巧拙是隨就使盡善亦豈其生盛德之容甚非神而明之無聲無臭之道也曩長安新廟成繪六十一人與廿四儒于廡畫工病其為面之同縱人觀之而擇貴臣圖其上蓋肖今人之貌而冠以先賢之名使過而識者抵掌相語曰是某也是某也未見其起敬于他日顧先足來不恭于一時是邦如是孰必其他邦之不為是一歲再祀第借位于先

賢以俎豆夫今之人也其可哉曰是溺習之已然若何而變曰人臣有見上布是區區則可若夫議禮也制度考文也天子司之亦幸一旦遑于稽古之事學禮之臣必有能策其一二得所當議者矣至元庚寅汴梁新廟成學録劉元佐為狀以其府諸公之意求記其由故燧首之以此其狀曰宋建隆中南宮城數里立太學後為國子監金貞祐都汴國日益蹙大城少兵難守度中宮垣大城再城之監當城所經弗便也壞而徙之東南大城之下不

及屋而亡皇元受多方始為殿七楹亦廢宮室也其制度宏麗為天下甲壬子揚中書忠肅公來董括舟役又壞宮取材以其餘為門廡至元癸酉故同知宣慰使袁裕時為是府判官始構講堂于廟西神庖於堂東鑿池其南勢如半璧瀹汴注之擬魯頖水殆足觀矣歲月滋久風雨竊屋困於撑拄自總管提刑悉捐金割俸起新之總管則權與於成某斷手於杜思敬其同力者同知胡某治中孟祖判官完顏某推官姜某提刑使則闍闍

都髙其副使王忱僉事劉其始終五十餘年凡資晝十二官而後完富民佐財力以就功者又多也燧曰嗚呼不易乎哉自今師生之講肄于斯其移學文之力而篤志于切問近思責其躬以成德達才而收夫化民成俗之功于他日斯不孤縣官待多士志矣是歲夏四月前翰林直學士奉政大夫知制誥同脩國史姚燧記

澧州廟學記

至元十有四年肇置諸道提刑按察司而澧在山南湖

北道所糾郡廿年燧副使是道明年按部至馬拜瞻廟庭未甞不病其為制之隘陋也殿南閣曰六經因語校官張公綬曰易書詩春秋其繫定删作實出夫子之手周官雖云周公之書冬官篇亡當以考工記與小戴記禮者皆漢儒豈可與是四經班而為六且今四海禮殿皆名大成為改書曰金聲玉振之閣後時議不欲諸道糾郡者錯壤江之北南改為肅政廉訪澧遂割入江南湖北元貞乙未居民不戒于火廟為延燒總管是道者

故鄂通希魯將復之俾計吏最其學租直纔五千餘緡
曰是所謂時詘而舉贏者也乃下令郡士在籍多田者
勸之佐為凡又得萬緡委材集工責校官李寓學正張
子仁身敎其役而糾郡諸公如副使賈仁僉事蔣其姚
某李庭詠郭貫凡至者必促其成功五年而落之其廡
構則稽梓人之書為四柱屋古者王居之制也惟太行
一山似之故曰王屋重門周序講肄之堂合食之舍庖
廩之室燕游之亭秩秩馮馮靡一或遺凡百有三楹周

以繚垣百三十餘丈雖未嘗身見然聞之談者舉以為可甲湖之北南諸州豈天者厭昔隘陋火之使改為耶亦偶然也又範金為祭器二百七十有二竹木髹漆之具三百有四嗚呼備乎哉然嘗思夫子之道之在兩間無間治亂古今如飢食而渴飲夫婦之愚莫不由之不可一日而離焉固不以廟之成毀而加汙隆國家必聚者英俊髦教育乎是蓋須其成德達才舉而庸之以立化民成俗之本也則廟學豈不甚有所關哉地以求之

衡之為州南澧千有餘里南嶽在焉舜五載一廵狩所也及誅四凶放驩兜于崇山實今澧之屬縣慈利則放流之人顧居廵狩之境之内戰國時楚都南郢在漢則南郡江陵澧去西南烏遥不二百里屈原之逐常行吟者故九歌曰澧浦澧蘭則放流之所近薄修門是皆不可曉知者澧于其時為黔中秦欲以武關之外易之楚方怒張儀謂曰願得張儀而獻秦黔中夫以甘心一人寧棄地而不恤固以要荒鄙之而今也料次户口之繁

庶賦貢之征入澧則亞於長沙而近湖廣省治岳鄂諸州不能半之豈天時風土有古今之變而人事亦隨以遷而異耶士四民一也民庶而士必衆洙泗夫子之居也士為洙泗之言者也澧去洙泗西南將三千里非容邇也賴皇上仁不忘遠守土之臣視要荒與洙泗均然洙泗也遂嘗至其地焉户不能當澧四之一户損則士不多亦理勢然不知自今澧民沐士之化要荒而洙泗乎士不能拔民之溺洙泗而要荒乎要荒而洙泗正國

家所賴以化民成俗者洙泗而要荒其身之不能成德達才何有乎推之人士是之思則居縣官所築之室食縣官所樹之粟亦知俛勉其躬圖報稱矣庭詠俾予仁求記所由興作于翰林學士朝請大夫知制誥同修國史姚燧大德己亥冬十有一月日短至書于鄂之南陽書院楚梓堂

千戶所廳壁記

我元駐戍之兵皆錯居民間以故萬夫千夫百夫之長

無廨城邑者其有統齊徵發之政無文移惟遣伻銜言至受命大帥或依高丘曠野為律以行此近代之故事也克呼𠡠實君長千夫洛陽鳴臯山下縣祖暨身三世矣舊集其屬恒即佛宇神祠不然於其私居聖皇中統以來制度寖備官始有品禄始有秩統齊徵發之政一信于書故君得以斂是一軍之禄買田為廨門以表堂堂以聽事廡以居史儲書有庫閱射有亭數十年苟簡之弊一朝而新又思居乎此者必有所箴警始不敢弛然

而息故書堂曰居敬亭曰觀德縣未識余千里走書於鄧以其友奈曼子堅爲先求記其然余聞其知學周公仲尼之道者爲告之曰今夫人過祠廟必聳肅起敬如有精神䰟魄在其上而立其傍者何哉縣夫平居無事之時未嘗敬也使平居無事之時恒有上帝臨女之心則兩間百神其尊且大孰有加于上帝雖日過祠百千而心與敬一不待有所起而無不聳肅矣敬實聖人傳心之至言而學者縣狂躋聖之基豈惟五典賴是而惇

以及應事接物無有外此而能中道者況軍旅之事尤在能敬孔子所慎齊戰疾與夫臨事而懼者也敬乎敬乎其可斯須離而弗居乎或曰射于何而觀德曰若知夫鑑也明足以燭鬚髮塵棄之久或步仞而不見丘山無他用不用之分也惟兵亦然五兵之長莫長于弓矢至不仁之器也王者用以威天下則足以芟暴亂而仁元元逮功成治定而無所試必世之間老將宿兵日益耗亡膏粱紈袴之子制外閫焉無賴墮窳之人備前驅

焉不幸卒有狗吠之警使是曹出而禦之而能必其康靖乎古人見其然故歲訓而時講之於鄉射盖東是不仁之跽修之於俎豆之中雖有頑驁弗率之人相漸以禮而相摩以樂不敢萌啟邪心知尊君親上而易使于一旦此先王維持太平之宏綱大經也其法主賓有送迎之拜耦繼有上下之比弓有横御兼弣弛張之度矢有搢挾順羽拾取之儀行有鈎楹相左之韋揖有當階及階當物及物當福及福取矢卒取矢之數衣有袒襲

決拾有說翻有舉偃籌有奇鈞而侯有去負司正有請誘作命之日燕饗有獻酬酢旅之節奠觶有豐糾過有扑日出即事窮日而休必強志勉力之士能無衰墯以有終否者或取恥一庭也故曰可以觀德行惟志乎復古者可與言此而君以國人不在禁挾弓矢之科宜于貫革尚武之射何待夫試閱始閑其技其名是亭欲納是身于禮樂以觀德一方其有見于維持太平在此而不在彼也嗚呼其知所務哉然天下萬事皆出吾心而

有本有文居敬本也觀德文也合堂與亭記之夫豈二道歟

江漢堂記

江漢南北之限也三王之德之封建嬴秦之力之郡縣漢氏則曰吾王霸雜焉封建郡縣而犬牙之是時無有裂幅員而自帝者繼漢始有之德不能以相高力不能以相畀雖皆畫是為守而帝南者終不能北有尺地籍以一天下能一之者皆自北而南也故吳自帝晉平之

宋齊梁迭自帝以迄于陳隋平之宋自帝我元又平之豈江漢能限世道之否不能限天運之通歟嘗合三代而觀之以皇上之冠古無倫晉武隋文何斯人哉然非有君無以開是功非有臣孰能成是功古今人不相及而謀或一揆隋臣不道也晉羊祜首策平吳吳平而身不及見武帝追念其功封其夫人萬歲鄉君于太尉忠武史公其事差似蓋公自事潛藩嘗使經畧于汴總兵十萬屯田千里不專強武而惠信是敦耕商之民錯行

其疆不相賊殺有獲俘亡皆生還遝之雖鄰國臣亦許其自負羊公者無慙德焉于時堂曰江漢固已張吾雄噬南紀之本皇上踐阼又以四聖元臣丞相中書燮和雍熙者十有六年方將百萬之衆南伐至郢而疾詔他將專制而還公于軍其辭若曰書翦宋策汝也成功而疾汝安何言誠有不諱碑汝之勲班汝之爵予不可必死者之知能知之者非人與汝子孫耶四海聞之以皇上歸平宋功于公之生已賢乎思祐于死及薨兇有今贈謚

又詔其元子格以平章政事行省湖廣季子彬宅端揆于中晉相繼薨又詔中子杠為中書左丞行省湖廣孫燿以平章政事行省江西視封祐妻君萬歳鄉又何如也左丞令至無第於鄂完官屋以居謀名其堂燧應之曰斯堂也非專晝訪而夕脩必將歳時奉嘗太尉其鋪張勞庸揚傷蟬冕報皇上而歸美必文為聲詣之笙鍾侑其利成為詩之名揞曰續江漢者他宜無稱於以格其精神魂魄乘雲御風陟降在庭必懌然曰始吾為堂

北此千里於時未踰江漢也後數十年吾子乃能尸祝吾於江漢庶其善成先志哉漢祖之誓功臣曰黄河如帶泰山如礪國以永存爰及苗裔今由河而視江漢曾不得其三一河誠可帶江漢猶當為襟計將來及吾苗裔者或終古而無究也必容與依歸不是去焉公曰記之吾思不及者公字柔明以至元壬辰下車人見其不儉不及不豐過中恢乎有容屬屬乎敬坦以明也相語以為託太尉遺體而得其遺風詩曰雖無老成人尚有

典刑其歲嘉平庚寅朏姚燧記

遐觀堂記

長安城西二塗西北通咸陽王公之開府於此與西北南三陲之使冠盖之去來尊俎之候餞者所出行旅之夥不列也西南入鄠抵山無所適背乃令承餘則田夫樵婦與城居有墅於郊者所出斯固已可為倦游而休仕者所託廬矣二塗同出其相逺無幾何而喧寂異然亦可見利勢之在與所無也鄠塗之北距城不數里則

宣慰張公之别業規圉其中築臺為堂崇袤尋丈縦廣十𢹂清風之朝長日之夕四方勝槩極目千里凡秦漢隋唐之陵廟池籞由人力以廢興可釣而遊可登而覽者在所不取其髙上如華陽終南太白嵯峨吳嶽岐梁之奇峯絶巘為三輔之鎮窮古而有者皆環列乎軒戸之外而卧對之几席之上余曰遐乎觀哉古人堂者多矣其壯有加于此乎使誠有耶雖風摧雨剥於千載之上亦冝畧存阤𤋎之跡可尋於今合則束板以載之負

畚以興之以是知無因于前而獨始于公也今我與公屬觴乎此夫豈苟然哉百年之身其有幾何是及賞其成而不及憂其敗也及樂其完而不及悲其毀也後之時或風摧雨剥於千載之下有登吾陁然之迹曰嘻斯何世何人之為公名不既壽與公笑曰吾何嘗期如是之久哉弟擇君言與吾堂稱者即名曰遐觀盍記諸余曰公通介貴臣也請與之言臣可乎古之人惟見危授命者故得守節仗義殺身成仁之名乎可以無死而死猶

為徒死而傷勇然則出處之際死生之所關死生之所關善惡之攸歸者莫大于為人臣使不遇存亡危急之會亦未嘗不以明哲保身為賢斯揆道歸義之臣所能也嘗聞之望諸君善作者不必善成善始者不必善終九原可作將無謂秦無人也今之仕者吾不知孰為道義之臣能志功名者亦鮮矣志富貴私身以毒世卒罹尤而蹈禍者駢首接踵也是于計功謀利之間且有不能況揆道而歸義乎哉究公平生嘗吏民矣嘗治兵矣

亦嘗持憲矣忠炳日星而難不辭于湯火氣吞湖海而信不移于丘山視竹帛之書鼎鐘之勒恒有晩古人薄前世不足為之心以故在庭之百辟山東數州秦蜀九路之氓瀘巂荷旃方三千里之獠孰不聞其名而奇其才沐其愛而怛其威年五十二竟以許國盡瘁而歸鼓舞僮奴千指而食其力甘自齊于匹夫讀書以教子飲酒以樂賓將終其身非熟爛世故遐觀一代之表者能是乎哉盖天下之事遐觀則先識先識則幾矣雖免之

不能搏人誰不知之突起道左或失聲辟易而喪其常守以其卒然遇之也使前見于數百步之外無曰雉兔雖虎兕之暴人得以為備將不患矣斯不亦吾堂言外之微意乎未易以語他人將惟公可公名庭瑞字天表至元癸未以大中大夫諸蠻夷部宣慰使致事云又四年丁亥六月下澣日姚燧記

國統離合表序

走未壯時讀通鑑綱目書于蘓門山嘗病國統散于逐

年事首不能一覽而得其離合之槩焉因年經而國緯之如史記諸表私藏諸簏遇有疑亡即是而叩無異多聞博識之見告者四十年矣是歲之秋同門友許君得卿自金陵過宣留語再月間以示之得卿善其非出已意而新奇為説特抽綱目所有彚而為編雖刋置凡例之後猶不為僭而校官劉君德恭方刋胡公讀史管見于宣庠聞之謂因是工可斷手於旬浹遂聚㪚建二本重勘校之得三誤焉其一建安二十五年㪚作延康元

年凡例曰中歲改元無事義者以後為正其在興廢存亡之間關義理得失者以前為正其下注云建安二十五年改元延康考之范史及陳志注文是漢號通鑑所書乃若曹丕稱王時所改者今不能悉見例云然則為漢為丕疑猶未決矧其時正在興廢存亡之間今以前為正從建注二十五年其一章武三年繳大書三年後主禪建興元年建無三年餘與繳一凡例則曰章武三年五月後主即位改元建興而通鑑目録舉要自是年

之首即稱建興非惟失其事實而於君臣父子之教所害甚大故今正之即是觀無三年者則昭烈為無終獨建之失曰後主者擨建皆非嘗求其原由陳壽晉臣晉受魏禪不敢帝漢而臣魏故不曰漢曰蜀謂昭烈父子為先主後主通鑑因之反帝魏而主蜀後為目録事皆書漢豈晚知其非欲正之而未及歟至綱目書出始曰漢中王即皇帝位統斯正矣而於其子獨曰後主何哉且自建興以及炎興用天子制以臨四方者實四十年

鄧艾至成都書帝出降明年又書魏封故漢帝禪為安樂公亡國之餘且然豈於即位正始之年不帝反曰後主乎是與十四十五十六卷之起盡反凡例諸曰後主者皆溺於熟口順耳不思而失于刊正者也凡例又曰有被廢無謚者但曰帝某而不用後人所貶之爵建興之帝未嘗被廢亦鈞于無謚者故下取晉帝奕與唐睿宗景雲二年注玄宗皇帝先天元年明年始大書玄宗明皇帝開元元年者例大書三年注帝禪建興元年明

年大書帝禪建興二年庶前後參稽可皆吻合無齟齬也又其一天寶十五載注肅宗皇帝至德元載明年惟曰二載未嘗大書肅宗皇帝至德為無始故今于二載上加肅宗皇帝至德使得上同于開元嗚呼三者鈞失而延康之取至德之去猶皆小小何也統固在也若章武之距建興纔二年耳遽有帝父主子之異豈不於統大有關乎故特書曰帝禪有罪走為不韙者度不可以戶說雖面受之心不然焉或以為知言非獨走也有見

可一時之快而建與之帝亦將雪其亡德失統主稱千載之恥于九原矣

序江漢先生死生

其歲乙未王師徇地漢上軍法凡城邑以兵得者悉阬之德安由嘗逆戰其斬刈首馘動以十億計先公受詔凡儒服挂俘籍者皆出之得故江漢先生見公戎服而髯不以華人士子遇之至帳中見陳琴書愕然曰回紇亦知事此耶公為之一莞與之言信奇士即出所為文

若干篇以九族殫殘不欲北因與公訣斷死公止共宿實羈戒之既覺月色爛然惟寢衣留故所公遽鞍馬周號積屍間無有也行及水裔見已被髮脫履仰天而祝蓋少須臾蹈水未入也公曰果天不生君與衆已同禍爰其全之則上承千百年之祀下垂千百世之緒者將不在是身耶徒死無義可保吾而北無他也至燕名益大著北方經學實賴鳴之游其門者將百人多達材之士燧生也後不及拜其履前獲識其子卿月者七年矣

凡再見之初以府僚見之洛陽雖嘗以好兄余猶未語
此今以憲屬來鄧始及之且德先公不忘也遂曰嗚呼
自先公言之夫既受詔出之軍中而使之死不以命非
善其職且儒同出者將千數纔得如先生一人而使之
泯没無聞非崇其道此公所懼而必生之也自先生觀
之孰親于其七尺之軀而大其所關人持凡缶將敗之
猶有惜而不果者必茹毒罹禍不可一日居故忍而為
此出處非不思也中夜以興蹀膏血以禦魑魅徑林莽

以觸虎豹而始及水仰天而祝其行非不決也夫思而後行行之以決則其勢多難奪於中路使非先公自行而他人赴之能捨所忍為以徊其復生之志收其已逝之魄反就是一日不可居之禍毒乎由是言之先生之死求以無辱不以全歸其生也不以有赴而以知已此其胷中揆制一時相為高下之權衡也然古之人為知已死者有之無有為知已而生者先生以古人所不為者報之先公而先公所受先生也已多矣奚德哉卿月

與余相視一泫卿月歸序所與言者贈之

送宰先生序

至元三年三月未盡之三日宰先生謂燧曰余將游秦子能序余玆行乎予掉鞅游天下殆周獨秦未嘗一至又秦士搢修撰雷君亦莫有一識子昔家秦其所忠者誰人所通信者又誰盍枚舉之予階子言一進謁之也燧曰秦固衣冠之藪澤也在燧有未遍知者焉盖年之前乎燧者率隆名碩德既幼燧而未與之言後乎燧者

燧何所慕賴乎彼而為之伍故遺十百而得一二也請為先生誦之有楊元父者吾師與之抗禮者也其學也粹而正其操履也堅而不渝其執親之憂也哀而禮其能也博而肆尤邃史學讀至落落奇傑之士必慷慨感激思見其人于今使先生之至不嫌于自明肯曰向之儒服登常山一言折猖狂之盜而落其角距者實予也彼有聞而不奇先生者乎雖先生夙有負氣使酒之聲彼將視為古奇傑士之恒態必闊畧而有取乎此也先

生行哉其尚有合於斯人歟又有韓邦傑劉無競呂伯充者皆吾師之弟子也年皆長於燧若韓之能官劉之天質之美呂之學問之該徹皆燧所不敢望而及計之今日呂以練服在躬未可出之二人有造先生之館煩從者為燧一訊安焉

送雷季正序

燧從魯齋先生游最故且久于同門之士學為最怠而不加進自親夏楚時猶爾況今載名仕版遠處數千里

之外哉昔之息者為忘不加進者弛而為退矣宜季正之取友而羞際予之心安焉而不敢有憾不謂徒以從游之久故頗因鄙言獲進拜先生屢前嗚呼其志則勤其意則良惜所藉以為介者非其人也是一也又先生自謝政而歸屏跡桑梓養安泉石家事不以干于心鄉人莫得見其面于時求欲如祭酒之授徒來則受之亦難也予則止之無行雖然以先生平昔樂教之心且熟子之伯兄靜之名嘗哀其顧見未得竟抑志以卒有弟

如此篤道而善學行已以化鄉岸然不流于今俗翹然自視以古人千里贏糧而就正焉又觀夫人有可進成德達才之具必不拒其見也予則勸之令行且景星鳳凰之為物人或睹之猶為生之幸況大人君子道德之容可以興起一世仁義之言足以發揮百王者哉獲一進拜而聞其緒論必決滯為通易暗為明大有得于曩昔也有得而私之仁人之用心不然行哉予將須其歸而見告也至元年己二月吉日姚燧序

送暢純甫序

歐陽子為宋一代文宗一時所交海内豪傑之士計不千百而止及謝希深尹師魯二人者死序集古録遂有無謝尹知音之恨嗚呼豈文章也作者難而知之者尤難歟余嘗思古之人惟其言之可以行後為恃以待他日子雲者出將不病夫舉一世之人不予知也今乃若是亦以有知者為快而失之為悲歟余冠首時未嘗學文視輩流所作惟見其不如古人者雖不敢輕非諸口

而亦未嘗輕是于心也過而自思人之能者余操慮持論且然余不能之何以免人無嫉賢之譏乎年二十四始取韓文讀之走筆試爲持以示人譬如童子之鬬草彼能是余亦能是彼有是余亦有是特爲士林禦侮之一枝焉耳或謂有作者風私心益不喜以爲彼忠厚者不欲遽相斥笑姑爲是諛言以愚之不然殆鼓舞之希進其成也自是愈恥益作既示之人且就正于先師先師亦賞其辭而戒之曰弓矢爲物以待盜也使盜得之

亦將待人文章固發聞士子之利罷然先有能一世之名將何以應人之見役者哉非其人而與之與非其人而拒之釣罷也非周身斯世之道也余用是廢作有亦不以示人純甫自言得余隻字一言不棄而録之又言世無知公者豈惟知之讀而能句句而得其意者猶寡嗚呼世固有厭空桑之瑟而思聞鼓缶者乎然文章以道輕重道以文章輕重世復有班孟堅者出表古今人物九品之中必以一等置歐陽子則為去聖賢也有級

而不逺其文雖無謝尹之知不害于行後猶以失之為悲下下之外豈别有等置余為哉則為去聖賢也無級而絶逺其文如風花之逐水霜葉之委土朝夕腐耳豈有一言之幾乎古可聞之將來乎純甫獨信之自余不可不謂之知已足為百年之快恐純甫由此而取四海不知言之非也然純甫實善文其不輕以出者將以今為未集積而至於他日以騷雅末流典謨一致乎將恃夫涖民既為循吏持憲既為才御史富民又將為良大

農道行一時無暇于為言乎豈以世莫已知有之而退藏于密也由積而為書他日與道行一時無暇于為言則可由莫已知而不出若余也雖不善文而善知文則絖甫為失人矣今以農副行田隴右於其别也叙以問之至元丁亥七夕姚燧書

送李茂卿序

大凡今仕惟三塗一由宿衛一由儒一由吏由宿衛者言出中禁中書奉行制勅而已十之一由儒者則校官

及品者提舉教授出中書未及者則正録而下出行省宣慰十分一之半由吏者省臺院中外庶司郡縣十九有半焉吏部病其自九品而上宜得者繩繩來無窮而吾應者員有盡故為格以扼之必歷月九十始許入品猶以為未也再下令後是增多至百有廿月嗚呼積十年矣勞乎哉李君茂卿嘗同燧受學先師司徒公儒者也父戶部恩澤既推其兄之子及將試吏堂帖令出掾湖廣省盈九十月將赴銓中書燧賀之曰人有不職幸

不糾于御史者君以勤效無此人有饕墨幸不罹罪罟者君以清慎無此人有依庇有力竊竊離所事同列之懽以自求容一時幸不譴斥者君以中行不阿無此人有挾仕而商賦之州縣而倍責贏入以肥其家幸不訟於民與衆樹姻黨子弟入官以妨後至之塗幸不貶于士者君祿入外無他營搶僕馬則顧影無朋舉無此舉無為為賀其可賀者諺曰兩姑之間難為婦上政事堂下參幕多或二十人其事之來抱案求署無一可後者

皆視其色聽其言動立移晷比不齟齬使馴馴如式從
已而出譬則庖人善適衆口酸鹹嗜好之不齊然非暫
也必八年之久大而經國子民細而米鹽甲兵於盡得
夫人之情而熟知夫事之勢增益其所不能者不旣多
乎今之老于刀筆筐篋以致達官貴人者皆下視吾縫
掖以為言闊事情而不適為用者恃其能此焉爾君旣
能之是行也以軍國公相知之有素無曰峻擢惟循所
宜資亦畀善所替也人吏之今焉吏人其留中其居外

主乎聞司徒平生六經仁義之言而濟以今所能古所謂以儒術飾吏事者非君其誰哉大德己亥秋八月上弦日姚燧書

序牡丹

余於牡丹始以中統之元見壽安紅洛西劉氏園三年見左紫洛陽故趙相南園兩花皆千葉株皆四尺壽安二十萼廣徑七寸高與之等左紫四萼八寸高等又三年見千葉狀元紅燕都故楊相大參宅株五尺四十萼

七寸高等後二十年見之長安毛氏園最多將百株株二尺少然皆單葉小大參差不齊無絶奇者後二年見王板白洛陽楊氏園株亦二尺少多葉十蕚七寸少鄧州見三家張氏肖齋之衡山紫陳氏終慕堂之淺紅兩花皆十五葉衡紫株二尺少將二十蕚五寸少淺紅株三尺少將五十蕚六寸少惟蕭仁卿之承顔亭白花大株三尺大可六七十蕚七寸少千葉最盛又有色緋紫碧相錯株三尺少可四五十蕚盛亞白花七寸大復有

緋花株皁十䔲八寸二花皆多葉而緋花獨奇葢故為佳品今失其名者别有鶴翎紅為千葉小株獨䔲五寸大髙等他日株大花則隨大矣是為鄧花之冠仁卿舊云此洛陽壽安諸孫曰余觀之大非壽安則淺紅而今名余所命之葢即其形色近似為言也長安洛陽諸花余忘其香孰勝萃鄧花而校噴勃穠綿可喜如紫徽者衡紫為第一此余生五十一年所見者然自元年至今為廿九年其間六年六見自燕長安洛陽而至此幾數

千里中元及三年與至元二十年三見洛陽為同地至元六年十八年廿五年各一見之燕秦鄧為異地亡慮百十株而千葉名品纔四見則千葉獨難遇亦猶千人為英萬人為傑尤世不恒有者矧賞酬有數耶劉趙二園雖皆有酒年甚少不善飲楊大叅時與先世父中書左丞同朝為父執與之酒不敢飲毛園時為秦憲毛氏方業市酒纔下馬行觀擇剪數葟不飲而去楊氏欄時滿秦憲將走荆憲借居其廬客懷牢寂無誰與為飲張

齋陳堂纔持一二觴各翦一二萼持歸不名為飲其盡醉相讙者惟永顔亭一焉而已嗚呼以齒五十一年之老行數千里之遠始覲至今二十九年之久六年六見之稀而無負可當賞酬者醉明日仁卿求記其事予曰未拒而心勿是之以為樽俎之樂屑屑者奚足筆其夏白花忽槁死其又固求記之予始思昔者坐斯亭也孰逆是花旋踵不可復見亦可謂異事也又思左紫止一株已移植嵩山廟中洛陽今亦絶聞壽安故在其玉板

白及毛園百株將如左紫移植他人耶無亦若是花之已槁死也嗚呼往者既然況來者之不可必耶細者且然況大此倍蓰十百者耶則吾平生所當勉吾身而因循弗力以去不可復追者已多也誠可爲老將至之一慨而植物之死生又不足怪也仁卿惟喜予文已記其承顏而求之屢如父老取張長史判吾時賢其以是心至而已然又益思六年之間不善飲不敢飲不可飲與無誰與飲與不名爲飲非他盖無詩人同臭味者發其

極意焉耳而承顏是日則梁宣慰貢父張總管孟卿王工部景韓是皆善詩安知可爲他日故實亦未易以復得者擬蘭亭例爲序惜其時無唱酬未嘗罰依金谷酒斗數也

中州名賢文表卷九

中州名賢文表卷十

明 劉昌 編

姚文公

墓碣

國子司業滕君墓碣銘

觀漢諸碑凡門生為師作者其文多稱在三之義盖本欒恭子民生于三父生師教君食惟其所在為言又列郡邑姓名字官人出幾何錢于碑陰多至百人或倍之

令人每興今無古者篤於其師之慨至大己酉爲長翰林之明年國史院編脩官東平蔡文淵狀其師國子司業滕君之行與門生許質求表其阡以君之再入成均橫經丈席者嘗數百人礱石所資一不偕人出二子獨加異乎古豈不於在三足拔浮俗斯時耶君諱安上字仲禮其先自洛徙中山不可推采其世考府君其隱德委吏斗食自捐生君八年而不祿妣李夫人撫君誨曰而性質開朗記識兼人且金名士趙燦離孫不可以貧

廢學感聖善言師西巖君克自砥礪勤心聖學暨其長也尊聞行知如不足日私居自持衣冠齊邀及出接物一誠以和郡無少長相謂不字咸稱先生學積其躬道行其家化及其鄉府臣歸高薦名於朝教教中山是府多士求親輝光謦欬欲聞鼎鼎其來服縫掖者將半齊魯庭臣善其職士有聞用以職民主禹城簿歷于為監為令與丞刑或過中必揆以義馴馴上說不使黥涅妄加疑盜廢棄永世仁譽既東宣司所臨若縣與州事有

未竟必擻往治裁中情法守令憚之出將入迎若事大吏徵為國子博士以其平昔自律為先蚤作晏休誨誘諄諄發蒙疏疑立懦尅剛各因其才矯拂于善黨坐羣行齒而序之其極弗率有黜與扑成均作則井井有條即升監丞再丞太常世祖賔天成宗繼序圜丘請謚太室升祔凡厥禮文酌古損今皆所訂稽元貞之元拜監察御史京師地震上疏曰君失其道責見于天其咎在內庭竊干外政小人顯厠君子名實混淆刑賞僭差陽

為陰乖致靜者動宜兢兢祇畏側身修行反昔所為以盡弭之之道其説累數十百言反覆深切有司不敢以聞君則曰吾不得于言者遂委印去反闔其家著書自怡尋起為國子司業時已疾矣顧言其子治喪無用二氏以其年乙未夏六月廿有五日卒年五十四葬府城東南崔丘里為文一本理義辭旨暢達不為險譎非有裨世教者不言有東菴類稿十五卷故江西廉訪使趙秉政板之行世矣又有易解洗心管見藏之家亦多乎

哉其不年者世同哀之而文淵猶以不侍經筵職絲綸謀廟堂為憾嗚呼夫既師成均官奉常歷臺諫而又有德有言足矣奚必兼彼數者始為至耶夫人李氏貞順柔嘉姻里範焉後君八年卒子翊去尉東明自致終喪亦足彰君刑家之自今尉元氏兄羽有文行蚤世銘曰孰不曰士於學始志迄用有成千百一二允矣滕君敏修篤行鐘鼓衡門益大其聲勅起布衣於定敎教祁祁縫掖來則來效再主禹城簿領勾稽不枉刑墨仁聞日

躋滿秩而拓入為胄監由博而丞俊髦是範轉而奉常禮文斯綱或革而因酌損用章遷拜御史為帝耳目言責塞求龍鱗逆觸一不見入納履而行反闕立言行後是程方徵司業年過知命遽啟手足理也莫竟短者已而其長斯存何以貞之石有詠言

河南道勸農副使白公墓碣銘

彥隆始由太原徙行至河內致其父書魯齋先生願游其門未有介也乃因吾友翰林侍讀高凝得操几杖主

凝家二年而歸侍其親而先生亦名北矣㝷由避宅左掞以集賢館大學士祭酒國學教貴胄乃奏名舊弟子散居四方者以故王梓自汴韓思永嶶郁自大名耶律有尚自東平孫安與凝燧燉自河内劉季偉吕端善劉安中自秦獨公自太原十二人者皆驛致館下三年吾儕或病告官去而先生亦浩乎其歸乃奏有尚與公從仕郎國子助教昔者貴胄友也一旦能横經下心事之為師屬非其道聳是曹不可得其馴然北面俄侍裕廟

東宫公為講鄭伯克段于鄢已講而出裕廟語人曰是非空言意固有在也以國史院編修從仕郎仍助教擢奉訓大夫監察御史發阿哈瑪特賊國諸不法彼顧誣公糾摘非實捕送刑部獄引鄰婦有色者教誣公嘗竊往來慼鄰婦力明其無有鞫之墮孕而事始白又糾鷹師西京宣慰使道拉實以巳憾殺其幕僚凡是皆庸懦縮首危者而峻風節者咸偉之出簽陜西漢中道提刑按察司事燧亦為其道副故得詳西上所為其按歴皆分

險僻荒寒諸州南而褒鳳金洋北而綏麟葭丹塗經龍門西河絕崖高可去水百尺止通一騎必遣導者先之有來騎使駐之寛所卒至則兩不可班視燒棧猶車衢也如是之地皆周馬制度卒有反者不即覺捕惟罪社長監郡與憲司麟州人告陰濟民乘馬疾馳其識仇也問曰所懷何書濟民紿以反書仇上變延安延安移文吾憲公又請往治之所牽連二百許人繼燭治之再旬是州小僻無紙至覆舊案以書適近侍臣括馬其州館

鄰牆也聞獄吏呵問終曉得公姓名歎曰世有克勉其職如斯人者使人勞苦之曰吾見陛下當首聞公竟白濟民無佗特杖其紿仇非冝言者公位憲諸君下會王相府拜巴哈右丞勲臣子開省京兆特異禮公其按問諸司皆拱聽者改僉河南河北提刑按察司事臺檄檢覈中興鈔庫中興故李夏都隸隴右河西道憲令竟事始聽東任公又走沙莽往復近萬里半歲而歸與其副程思廉發數縣民完堤以捍河水罷當暑賦民牛車轉

粟入淇又改僉燕南河北道提刑按察司事趣裝其考已疾行至衛而卒公與兄榲即瘞衛西輝之蘇門周卜村南原而其妣亦疾乃朝夕哀死事生即授教于輝明年遂名直翰林感其毁瘠骨見衣表毋哭之餘其徒數十人拜庭進退朋讓賓敬之道䦨䦨然先生成法也爲嘆曰嗚呼遂亦先生弟子者何嘗有一善及人如是明年遂疾滿告歸鄧而故司農卿侯爵託語彦隆或河南北農副制下必墨縗以出世議隘薄自便非時遂傭車

過衛不可留不得身見為書語其然聞方督課有績其妣亦卒附其考墓竟以是謝所事以至元巳丑秋八月三日年四十六卒苫廬嗚呼學可以範世行可以礪俗而已是哉夫人賈也以燧平昔善公録河南北道勸農副使茍宗道埋辭求銘神道每一讀之一投淚擲筆數年終不能叙其事去冬以史事又名入翰林過輝夫人祈世母夫人為言持幣泣請且使其子安禮與游其門者庭拜燧還其幣曰吾無荅吾亡友者以是佐刻石碣

嗚呼非公仁義行家能使婦人如是切切惟恐沒其夫子一善可曰賢已公諱棟考天禄雖官而不顯居順樂堂號順樂先生唐白居易家狀云白姓家太原者楚熊君孫勝白公見殺于楚其子奔秦孫乙丙與裔孫起為秦將封武安君賜死杜郵始皇思其功封其子仲太原公豈其苗裔耶銘曰

聞古五十年不稱天公是不盈天道未曉學不篤耶得謦先師道不行耶裕廟嘗知職不舉耶三憲著效力不

本耶耕播之教況冠獬角敢言人難彈射柄臣聽者毛
寒猶枚其外未及其内視親于喪覿婦于介靡一匪善
靡一可涼非我友私月旦章章嗚乎白公耳孫猶令其
貫古松歲遠滋勁士不盛位而盛吾賢盛位者衰盛賢
日延有方其趺有剡其首碣石阡隅千祀無朽

河内李氏先德碣銘

至大庚戌郇王府長史兼經歷典食司與所部人匠都
府官李惟恭持其鄉士席雲漢狀其祖潤文王使懐之

利用庫曰民調商征之入吏祿公須之出不遺於受不僭于發如他人侵蠹以溢其家負而責償罪沒産者皆無之與交人以誠御下以寬禮賢樂善者求表其阡燧曰管庫之官則古委吏亦下士也所可筆者豈專由孫貴耶蓋郇王之考初尚主世祖再尚主裕宗自稱晉王克用裔孫為置守冢數十户于雁門禁民樵牧由分地在高唐即是進爵為王世居靜安黑水之陽為廟以祀孔子元貞始年賀表聖節獨書漢字庶其尊禮斯文者

惟恭今臣其子觀其所事者賢若不可辭矧有大此者懷之為州憲宗大封同姓初國世祖于泰以户寡益封之至元之末以封其孫順宗既之國未至疾返成廟賜名懷寧以王今聖時方撫軍于北皇太后儲皇往居者二年則懷為三聖龍潛之地傳曰小國之君當大國之卿為下士是邦者當宜何哉則君善職管庫者有不必言矣卒以大德乙巳三月十有八日年六十七垂絶猶念惟恭不置曰吾平昔鍾愛是孫今遠宦數千里不及

聞吾顧言可憾也哉妣王後二年亦卒二子從鼎從信孫則惟恭其長初由王府郎中羅忠國使懐聞其好學慤有立志遂與偕北即婿其家進之于王王甚禮之言無不從事必見咨妻卒賜楮緡二千五百為娶元氏子季惟寅銘曰

荀卿子言譬非長升高而招所見彰斯若可用為君方惟懐為州河之陽實為三聖淵龍鄉其間下士雖守藏或小大國君卿當其貴可參舉鱗翔況復有孫翼賢王

遠塞而近孔子堂仕優學以能自強何畏潛德無輝光

故提刑趙公夫人楊君新阡碣銘

維蔚州蜚狐趙氏系不可遠本縣令江西湖東道肅政廉訪使秉政而上推得二世祖崑金帥府評事卒葬其鄉二子珪瑨珪將萬夫戍蜚狐後遷刺蠡州留瑨在鄉守舍天馬南牧度形勢不支倡縣民以城下之從太師國王徇地至蠡其刺猶城守皦殺王悍將蕭大夫王恚欲阬城公請以身贖母兄死王哀之并全蠡民以戰績

每最進冀州元帥虎符復推與其兄廷議多其悌讓改公冀州軍民總管别錫虎符入覲受知睿宗承制監易州再遷行省中都金平監中山府當憲廟世世祖方淵龍收名聞望之臣求治道之冝令者置經略司于河之南宣撫司從冝府于陜之西行部于秦都漕于衛東西二千里道不拾遺而邢則今中書右丞相之祖封國政弛民散最號弗治求潛藩制官惟歲入其貢賦為安撫司後邢易為順徳升州為府乃以近故太師廣平王從

祖托克托與公為斷事官位安撫上公年盛强俾與開
國勳臣苗冑為友則潛藩期任公者已不小矣世祖踐
極制監真定路位總管上俄遷順天路宣慰使肇置四
道提刑按察司以公使燕南河北轉使河北河南累章
請老不可年七十九始聽歸卒年八十三以監中山有
田朱固鄉不返葬飛狐即塋是鄉堯封原亦昭時崇顯
壽考人也夫人既同享有其樂公當不恙亦以官植業
順德盡析秉政夫人從養及子貴食其禄以終年八十

二不及公才一年何壽考萃是一門哉因惟女子子天父天夫者也父不能必子之貴能之者夫子焉耳而難其全今之儲才將相係望海內者每在乎風紀之官夫人以提刑使之妻而毋廉訪使詩曰教誨爾子式穀似之彼奕葉襲芳不隕世德夫人之功亦鮮儷哉古邦君之妻人曰小君禮士喪妾不得匹其夫必曰君妻曰女君後世封羊祜妻為萬歲鄉君則令甲郡縣君之原可為令不敢氏夫人而君君之凡其不反葬中山即別塋

順德李馬村若不同穴記稱合葬非古也因求之吾家嶲州都督文獻公開元宰相考也葬陜之峽石百官咸會焉及妣夫人劉氏卒則葬萬安山萬安嵩高西趾去峽石二百里耳以唐相之貴月入俸錢三千緡有力不足于至哉則不合祔者亦從古也今秉政斯兆未必始亦由此遂以其於古有徵為發之夫人生三男二女男秉政秉彛秉衷女適焦簡周其孫男女九人秉政又曰吾他日亦域是嘗聞諸師古人不諱死惟不趨取死之

途令之人鼎鼎焉惟死途之趨復苦諱死亦惑哉如師之言則秉政不徇流俗語身後事于其生亦庶幾古達者也銘曰

襄國所直趙南魏北其西太行冀方四塞求田惟良宜莫如襄衍沃平平千里其疆生家其間沒即斯瘞奚取日者風水焉泥孰陪平原如阜而尊左之右之昭婦穆孫天厚其門既壽既祉流澤淵淵未艾來只世生顯人如夫如子

故金甄官署令魏府君墓碣銘

燧還吳中過廣陵日今嘉議大夫行臺御史中丞初請曰吾祖靖肅公顧言以吾曾祖甄官署令即死所藏亂離失其處他日必虛爲丘先塋石載其事無使吾先人魂遊徬徉無所以歸而一善之或遺也子義爲銘隨又遣其少子可亨拏舟廣陵五千里追之襄陽不及返而及之鄂授其考所輯家塾記曰掇是事銘嗚呼確哉遠而勞焉乃本之曰魏氏繇唐相知古子林刺朔州子孫

居桑乾桑乾為令弘之順聖遼有延恕者生中奉大夫守成中奉生通奉大夫餘慶通奉生兊㐫館酒使子貞兊㐫實生甄官署令君諱允元改德元字信之甄官生進士特賜及第笏特賜生思廉即記家塾者思廉生初初生翰林院修撰必復可系者是九世其大于金縣兊㐫弟資德大夫參知政事柱國鉅鹿郡開國公子平相世宗致治隆平祖考中奉通奉再世官皆以公貴贈兊㐫及子隴石令景元甄官與逸其諱一人再世官皆以

公貴膺君始監順聖酒改弘州酒使鄧州榷使抽稅設
防有方與宜平不增斂姦無走匿額有贏籌民不苛之
入副堂厨庫又為使改文繡上林兩署令同知易州入
令裁縫署改令甄官署以卒年六十三官止廣威將軍
夫人高氏七男玠琥瑜琦玠璠玉琦太中大夫行部侍
郎玠朝列大夫延安司獄璠翰林修撰令謚靖肅公與
特賜皆以明經進士官琥懷遠大將軍耀州庫使瑜監
豐利酒皆膺官玉進士未祿卒二女一歸同知荊州節

度使事秦德美一歸其鄉右姓孫氏君究心本富計田疇第舍牛馬雜樹直可為錢千者五萬歲入粟為石者三萬歲抽其十一為七子求師取友須令節休旬大集衣冠令枚誦所業覈其進惰已則鴈序立前侍飲前脩聲輝耳目漸涵化淪其心繇是成德達才多萃其門童宗甚孌李妃夫人視妃母王姑也數名通籍禁中不可後從秋獮易州君方除道橋諸水復名曰吾思與若曷弟語久矣終不能一致今行之所在是而夫子倅是便且

時也無終見避之深夫人以君出不敢專行俾子瑜請之亦不可曰是家膏也親將汚人人有為不善者不畏取戾府縣惟憚君知兵興下令急甚敢有舍奴婢亡命不告者罪及其鄉人猶利其傭輕私役之覺則殺以滅迹或致大獄君時鄉居聞有出入非常者召問得情嚴其錮防書致其主歸之約亦薄威以懲其再無殘其生終不語其主以獲之誰舍所也比卒免家僮久故者民之作詩與斯世決沐浴冠衣揆日而逝君之孝友天得

非學其使堂厨以鉅鹿公子叔元未仕曰大臣子故也
其膏澤不見及耶三求推所居官縣官以故事無有不
可又恤其無子以靖肅後之靖肅又無子顧言後初則
甄官子孫世世圖報鉅鹿者何如也其家塾自序曰繇
吾季曾鉅鹿輔政慈降修仁潔義可謂曰久仕之達者
列品而九不過中中夭啚為報將待夫後之人耶最初
之仕外僉提刑司事為副為使入為監察御史治書侍
御史侍御史御史中丞三十年間風憲之官無不揚歷

司清議者猶大有期曰將不已是於今嗚呼自序君其知子哉矧必復于靖肅公克世其官可大可久與亨學行嶷嶷可述銘曰

反覆觀先民吁可哀積充報銜身期後來門令容駟馬堂三槐必貴于天者如取懷惟中奉亦然祥用獄至鉅鹿再傳既鈞軸官不私其子甄官承承三遜其季叩莫膺又仁厥乏祀修撰繩官以祀比言祀則大以令修撰孫後者再小宗既顛蕃大宗賴藏偶失故所䰟依依招之從先墓來如歸膴膴桑乾原終天地碣孰華其文太史燧

領太史院事楊公神道碑

嗚呼有泰君子楊公諱恭懿字元甫其先始鄉耀之同官中避宋亂徙美原五世祖儀徙今京兆之高陵與高祖亨再世力田曾祖植祖禮再世仕縣吏考天德擢金興定進士第由博之聊城丞掾陝西行臺權大理寺丞主京兆長安慶陽安化簿辟令順德之隆德及安化而安化兼録事州之判官三職具修積官中大夫其德其烈有先師司徒許文正公墓誌言華宗南郊為太常臣授幣而立御史將劾不恭其友曰夫夫習于禮者名行秘書盍從而問曰授坐不立御史慚縮而止太常則孫公通祥實公外王父公以至大乙酉生于其居京兆之雙柱坊童而讀書記識强敏日數千言時艱從中大夫逃亂而東不恒其居於汴於歸德於天平雖間關險阻未嘗怠弛其業年十七侍中大夫西歸無田于郊假室以居鄉鄰或繼其匱皆謝不取惟服勞以為養暇則力學綜博於書無不經目而究心者摳衣之徒户外滿屨横經入問為析疑義源源其辭若決江河而下之名聲日延海内搢紳友太中者馳書交譽知之膚者求觀其文侈其肆者以為鱣堂之席有繼與其極者直期以宗盟斯道於將來時已遂易禮春秋思有纂述恥為章句儒而止志于用世反覆史學以監觀廢興存亡理亂得失于千數百年之中曰輔治之具禮樂兵刑禮樂非王者

果為不可輿行于天下兵恃以芟暴亂而安元元刑取
其弼教循本以求皆仁義之資也不講之有素㦯一旦
帥三軍為士師貿貿焉不知其方反受成敎武人俗吏
乎事雖未試從可概見其佐王之略年二十四始得朱
子集註章句四經太極圖小學近思錄諸書誦其言而
推其意歎曰人倫日用之常天道性命之妙皆萃此書
今入德有其門矣進道有其途矣吾何獨不可及前脩
踵武哉窮理以致其知反躬以踐其實動靜云為一乎

持敬行之以剛健居之以悠久日就月將俟其成功於潛齋之下自任益重前習盡變不事浮末矣歲甲寅司徒奉潛藩教來秦公往見之際其道德之光聞其仁義之言于傾蓋頃歸心服曰世烏有斯人之倫敬事猶師而司徒友之亦至分庭而行抗席而坐一遇講貫動窮日力而所造益深平居訒于為言喪中大夫絕口水漿五日喪葬用牲盡祛釋門惑世之法為具不足稱貸益之棺槨皆黃腸衣衾必縛疏衰饘粥悲憂為疾杖始能

興司徒會葬歸語學者曰小子志之世墜典曠夫夫特
立而獨行之其功可當肇脩人極聚居六年司徒東歸
喪妣夫人猶中大夫其疾益阽三輔士夫知由禮制自
致其親者皆本之公先是宣撫司行省欲以掌書記共
議事禄之皆不能屈至元七年詔司徒由國子祭酒拜
中書左丞始與右丞相安童共政曰謦公賢丞相以聞
十年上遣協律郎申敬來召疾不能行十一年儲皇下
教中書汝如漢惠聘四皓者其聘以來故丞相遣郎中

張元智書致是命其冬下東京師上遣丞相弟令國王和童勞其遠來他日入見上問何鄉先德為誰從何師學子今有幾無不周悉其夕嘔血上遣尚醫來候且賜之藥少間明年月正元日之翼日上御披香殿以大師南伐使久不至方念之深欲筮之時以日者待詔公車百數十輩獨以命公蓋以其道德素著可交神明者其言頗秘侍講徒單公履請設取士之科詔先少師文獻公司徒竇文正公與公雜議上奏曰三代以德行六藝賓

興賢能漢舉孝廉兼策經術魏晉尚文辭而經術猶未之遺隋煬帝始專賦詩唐因之使自投牒貢舉之法遂熄雖有明經止于記誦宋神宗始試經藝亦令典矣哲宗復賦詩遼金循習將救斯弊惟如明詔嘗曰士不治經學孔孟之道日為賦詩空文斯言足立萬世治安之本今欲取士宜勑有司舉有行檢通經史之士使無投牒自薦試以五經四書大小義史論時務策夫既從事實學則士風還淳民俗趨厚國家得識治之才矣奏入

上善之丞相毎咨世務倚以自毗會其北征公遂請畢男婚而歸十三年詔改歷太史王恂總筭同知郭守敬推測司徒明歷理或言公嘗推歷終一甲子而日月薄食者七十有奇曰日月之青古無是之多也十六年名公著歷義十七年授時歷成奏曰黄帝迎日推策顓頊載時象天堯之欽若舜在璣衡周太史正歲年以序事皆曰官世守其業隨時占考以與天合暴秦焚書廢古偽作置閏歲終兩漢因之建歷之本必先立元元立然

後定日法法定然後度周天以定分至賈逵譏其守一元不與天消息杜預謂當順天以求合非為合以驗天者皆確論也臣今治歷廢歷元日法析舊儀六合三辰四遊而異之省天經黄道惟用四遊移天常赤道遊於南軸之下以取候視之無窒倍八尺之表而五之以影符進退其晷使不失于芒忽日日測考積月為歲積歲為世必於歷法益精益密非但正數十年一改之弊且可上追黄虞三代之舊矣又曰一月之始日月相合謂

之合朔漢太初歷用平朔法小大相間或有二大以故日食或不在朔先後一日時亦鮮中宋何承天測四十年得三大二小以正朔望使食必在朔隋劉孝孫劉焯為定朔唐傅仁均取以造戊寅歷貞觀竟改從平朔李淳風造麟德歷得四大三小求避人疑間以平朔又為進朔使食避元日一行造大衍歷以為四大三小何害令授時歷後是二年當十九年自八月後四月并大實日月合朔之數皆改從實方奏太史臣皆列跪詔獨起

司徒及公曰二老自安是年少皆受學汝者故終奏皆
坐畢其說亦異禮也授集賢館學士太中大夫兼太史
院事明年以從家得請歸又明年儲皇俾靈臺郎岳鉉
名後中書議相承旨李濤儲皇不可以公為識治再名
又明年詔翊儲皇以為太子賓客二十二年名明年以
昭文館大學士正議大夫領太史院事名二十九年以
耆艾議事中書名皆辭疾不行三十一年疾亟親賓問
之忽長息曰有是哉國哀也聞者危之亂以他言徐又

曰誠哉後三日顧言子寅曰敬慎小心以卒實正月二十有五日也後嗣位詔下則實天果以其日人以為平生與國至誠所格嗚呼使入哭者有如温公則公當亦如呂誨起言天下事矣徽士蕭𣂏誌其墓曰朱文公集周程夫子之大成其學盛于江左北方之士聞而知者固有其人求能究聖賢精微之藴篤志於學真知實踐主乎敬義表裏一致以躬行心得之餘私淑諸人繼前修而開後覺粹然一出乎正者維司徒暨公嗚呼誠知

德不易之言哉後十年寅以江南行臺監察御史疾得告去自金陵過宣以燧少受知公而耳其雅言求銘墳道然所貴乎君子三焉耳德耳位耳道耳得于心之謂德用于時之謂位行其學之謂道如斛之言同其德矣未及位也以年考之司徒之生前公十有六其入見前十有四其卒也前十有三而卒官皆昭文館大學士領太史院事同其位矣然是位也皆極人臣之亞為古八命位實行道之鎡謂不得君知名而名既至則温其王

音以勞疾則尚醫交候饋藥太官繼膳疑政賜問入見坐語閒辭則留留而不可暫聽其去去而思之復名司徒十名公八名其體貌之亦至矣哉如是而兩公迭為循牆不可謂道之行亦天也雖然天道遠遥不可以已事而知必來者始見猶農夫焉未有播粒于土而不苗者今也四海匪獨士子凡筐篋之吏求售于時其誦而習亦先四書蓋天理同根人心誦其言而衆則為其道者將多非兩公肇是太平之基其誰力歟斯古之人所

以重歎其善作而不必善成者也公以卒年三月從葬中大夫之昭文有潛齋遺稿高祖妣齊氏曾祖祖妣皆紀氏妣冦氏孫氏夫人李氏以柔嘉作配君子婣里德焉三子寅其胄也宙令令京兆蒲城宊方學女子子四人適王京兆長安簿席貽士子馮嘉鳳翔提控按牘王繼述樞密院掾傅昱孫男僖女子子二人長適呂曾幼姆銘曰

維天生賢匪使自有俾拯蒸民為責已厚公於明命實

有實負乾乾其行艮艮其守師古喪祭如禮不苟三綱之淪我條自手推得其類無倦誨誘學者宗之西土山斗鳶飛魚躍潛齋自節令聞之延已徹宸黈束帛戔戔賁及林藪丹扆曰來何暮汝叟大師之南伻斷已久其宜進退汝著以叩又曰多士文字儷偶求得碩才奚策以取又曰歷義羣喙紛糾汝折衷之其從誰某凡是大政無不可否公拜稽首瀝膽悉剖丹扆曰噫惟玆儲后端本萬邦汝賓以友儲后曰令識治黄耇惟汝爲可肱

股元首公盃抗章臣蚤衰朽養安踰紀僅止中壽歸從
先藏奉政之阜止阡有碑無我樵樵垂詩千齡以告爾
後

中州名賢文表卷十